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
第七回 寶玉明珠彈章成艷史 紅牙檀板畫舫識花魁

卻說雯青正在潯陽江上，訪白傅琵琶亭故址，雖然遇著一人，跳過船來，這人是誰呢？仔細一認，卻的真是現任浙江學臺宗室祝寶廷。寶廷好端端地做他浙江學臺，為何無緣無故，跑到江西九江來？不是說夢話麼！列位且休性急，聽我慢慢說與你們聽。原來寶廷的為人，是八面玲瓏，卻分落拓，讀了幾句線裝書，自道滿洲名士，不肯人云亦云，在京裡跟著莊命樵一班人高談氣節，煞有鋒芒。終究旗人本性是乖巧不過，他一眼看破莊命樵風頭不妙，冰山將傾，就怕自己葬在裡頭。不想那日忽得浙江學政之命，喜出望外，一來脫了清流黨的羈絆；二來南國風光，西湖山水，是素來羨慕的，忙著出京。一到南邊，果然山明川麗，如登福地洞天。你想他本是酪漿氈帳的遺傳，怎禁得肥鱸香的供養！早則是眼也花了，心也迷了。可惜手持玉尺，身受文衡，不能尋蘇小之香痕，踏青娘之艷跡罷了。如今且說浙江杭州城，有個錢塘門，門外有個江，就叫做錢塘江。江裡有一種船，叫做江山船，只在江內來往，從不到別處。如要渡江往江西，或到浙江一路，總要坐這種船。這船上都有船娘，都是七八歲的妖嬈女子，名為船戶的眷屬，實是客商的鉤餌。老走道兒知道規矩的，高興起來，也同蘇州、無錫的花船一樣，擺酒叫局，消遣客途寂寞，花下些纏頭錢就完了。若碰著公子哥兒蒙懂貨，那就整千整百的敲竹杠了。做這項生意的，都是江邊人，只有九個姓，他姓不能去搶的，所以又叫「江山九姓船」。閑話休提。

話說寶廷這日正要嚴州一路去開考，就叫了幾隻江山船，自己坐了一隻最體面的頭號大船。寶廷也不曉得這船上的故事，坐船的規例，糊糊塗塗上了船。看著那船很寬敞，一個中艙，方方一丈來大，兩面短欄，一排六扇玻璃蕉葉窗，炕床桌椅，鋪設得很為整齊潔淨，裡面三個房艙。寶廷的臥房，卻做在中間一個艙，外面一個艙空著，裡面一個艙，是船戶的家眷住的。房艙兩面都有小門，門外是兩條廊，通著後艙。上首門都關著，只剩下首出入。寶廷周圍看了一遍，心中很為適意，暗付：「怪道人說『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』；一隻船也與北邊不同，所以天隨子肯浮家泛宅。原來怎地快活！」那船戶載著個學臺大人，自然格外巴結，一回茶，一回點心，川流不斷。一把一把香噴噴熱毛巾，接著遞來，寶廷已是心滿意足的了。

開了船，走不上幾里，寶廷在臥房走出來，在下首圍廊裡，叫管家吊起蕉葉窗，端起椅子，靠在短欄上，看江中的野景。正在心曠神怡之際，忽地裡撲的一聲，有一樣東西，端端正正打上臉來，回頭一看，恰正掉下一塊橘子皮在地上。正待發作，忽見那艙房門口，坐著個七八歲很妖嬈的女子，低著頭，在那裡剝橘子吃哩，好像不知道打了人，只顧一塊塊地剝，也不擡頭兒。那時天色已暮，一片落日的光彩，反正照到那女子臉上。寶廷遠遠望著，越顯得嬌滴滴，光灑灑，耀花人眼睛。也是五百年風流冤業，把那一臉天加的精致密圍兒遮蓋過了，只是越看越出神，只恨她怎不回過臉兒來。忽然心生一計，拾起那塊橘皮，照著她身上打去，正打個著。寶廷想看她怎樣，忽後艙有個老婆子，一迭連聲叫珠兒。那女子答應著，站起身來，拍著身上，臨走卻回過頭來，向寶廷嫣然地笑了一笑，飛也似地往後艙去了。寶廷從來眼界窄，沒見過南朝佳麗，怎禁得這般挑逗，早已三魂去了兩魂，只恨那婆子不得人心，劈手奪了他寶貝去，心不死，還是呆呆等著。

那時正是初春時節，容易天黑，不一會，點上燈來，家人來請吃晚膳，方回中艙來，胡亂吃了些，就窺到臥房來，偷聽間壁消息，卻黑洞洞沒有火光，也沒些聲兒，倒聽得後艙男女笑語聲，小孩啼哭聲，抹骨牌聲，夾著外面風聲，水聲；嘈嘈雜雜，鬧得心煩意亂，不知怎樣纔好。在床上反復了一個更次，忽眼前一閃，見一道燈光，從間壁板縫裡直射過來。寶廷心裡一喜，直坐起來，忽聽那婆子低低道：「那邊學臺大人安睡了？」那女子答道：「早睡著哩，你看燈也滅了。」婆子道：「那大人好相貌，粉白臉兒，烏黑鬚兒，聽說他還是當今皇帝的本家，真正的龍種哩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媽呀，你不知那大人的脾氣兒倒好，一點不拿皇帝勢嚇人。」婆子道：「怎麼？你連大人脾氣都知道了！」那女子笑道：「剛纔我剝橘皮，不知怎的，丟在夫人臉上。他不動氣，倒笑了。」婆子道：「不好哩！夫人看上了你了。」那女子不言語了，就聽見兩人屑屑索索，脫衣上床。那女子睡處，正靠著這一邊。寶廷聽得准了，暗付：「可惜隔層板，不然就算同床共枕。」心裡胡思亂想，聽那女子也嘆一口氣，咳一回嗽，直鬧個整夜。好容易巴到天亮，寶廷一人悄悄地起來，滿船人都睡得寂靜，只有兩個水手，啞啞啞啞的在那裡搖櫓。寶廷借著要臉水，手裡拿個臉盆，推門出來，走過那房艙門口，那小門也就輕輕開了，珠兒身穿一件緊身紅棉襖，笑嘻嘻地立在門檻上。寶廷沒防她出來，倒沒了主意，待走不走。

那珠兒笑道：「天好冷呀，夫人怎不多睡一會兒？」寶廷笑道：「不知怎地，你們船上睡不穩。」說著，就走近女子身邊，在她肩上捏一把道：「穿的好單薄，你怎禁得這般冷！我知道你也是一夜沒睡。」珠兒臉一紅，推開寶廷的手低聲道：「夫人放尊重些。」就那嘴兒望著艙裡道：「別給媽見了。」寶廷道：「你給我打盆臉水來。」珠兒道：「放著多少家人，倒使喚我。」嗤的一笑，搶著臉盆去了。

寶廷回房，不一會，珠兒捧著盆臉水，再地進房來。寶廷見她進來，趁她一個不防，搶上幾步，把小門順手關上。這門一關，那情形可想而知。卻不道正當兩人難解難分之際，忽聽有人喊道：「做得好事！」寶廷回過頭，見那老婆子圓睜著眼，把帳子揭起。寶廷吃一嚇，趕著爬起來，卻被婆子兩手按住道：「且慢，看著你豬兒生象，烏鴉出鳳凰，面兒光光嘴兒亮，像個人樣兒，到底是包草兒的野胚，不識羞，倒要爬在上面，欺負你老娘的血肉來！老娘不怕你是皇帝本家，學臺大人，只問你做官人強奸民女，該當何罪？拼著出乖露醜，捆著你們到官裡去評個理！」寶廷見不是路，只得哀求釋放道：「願聽媽媽處罰，只求留個體面。」珠兒也哭著，向他媽千求萬求。那婆子頓了一回道：「我答應了，你爹爹也不饒你們。」珠兒道：「爹睡哩，只求媽遮蓋則個。」婆子冷笑道：「好風涼話兒！怎麼容易嗎？」寶廷道：「任憑老媽媽吩咐，要怎麼便怎麼。」那婆子想一想道：「也罷，要我不聲張，除非依我三件事。」寶廷連忙應道：「莫說三件，三百件都依。」老婆子道：「第一件，我女兒既被你污了，不管你有太太沒太太，娶我女兒要算正室。」寶廷道：「依得，我的太太剛死了。」婆子又道：「第二件，要你拿出四千銀子做遮蓋錢；第三件，養我老夫妻一世衣食。三件依了，我放你起來，老頭兒那裡，我去擔當。」寶廷道：「件件都依，你快放手吧！」婆子道：「空口白話，你們做官人翻臉不識人，我可不上當。你須寫上憑據來！」寶廷道：「你放我起來纔好寫！」真的那婆子把手一推，寶廷幾乎跌下地來，珠兒趁著空，一溜煙跑回房去了。

寶廷慢慢穿衣起來，被婆子逼著，一件件寫了一張永遠存照的婚據。婆子拿著，揚揚得意而去。這事當時雖不丟臉，他們在房艙鬧的時候，那些水手家人那個不聽見！寶廷雖再三叮嚀，哪裡封得住人家的嘴，早已傳到師爺朋友們耳中。後來考完，回到杭州，寶廷又把珠兒接到衙門裡住了，風聲愈大，誰不曉得這個祝大人討個江山船上人做老婆！有些好事的做《竹枝詞》，貼黃鶯語，紛紛不一。寶廷只做沒聽見。珠兒本是風月班頭，吹彈歌唱，色色精工。寶廷著實地享些艷福，倒也樂而忘返了。一日，忽聽得莊命樵兵敗敗發的消息，想著自己從前也很得罪人，如今話柄落在人手，人家豈肯放鬆！與其被人出首，見快仇家，何如老老實實，自行檢舉，倒還落個玩世不恭，不失名士的體統。打定主意，就把自己狎妓曠職的緣由詳細敘述，參了一本，果然奉旨革職。寶廷倒也落得逍遙自在，等新任一到，帶了珠兒，游了六橋、三竺，逛了雁蕩、天臺，再渡錢塘江到南昌，游了滕王閣，正折到九江，想看了匡廬山色，便乘輪到滬，由滬回京。不想這日攜了珠兒，在潯陽江上正「小紅低唱我吹簫」的時候，忽見了雯青也在這裡，寶廷喜出望外，即跳了過來。原來寶廷的事，雯青本也知些影響，如今更詳細問他，寶廷從頭至尾述了一遍。雯青聽了，嘆息不置，說道：「英雄無奈是多情。吾輩一生，總跳不出情關情海，真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。功名富貴，直弔狗耳！我當為寶翁浮一大白！」寶廷也高興起來，就與幕友輩猜拳行令，直鬧到月落參橫，方始回船傍岸。到得岸邊，忽見一家人手持電報一封，連忙走上船來。雯青忙問是哪裡，家人道：「是南昌打來的。」雯青拆看，見上面寫著：

九江府轉學憲金大人鑒：奉蘇電，趙太夫人八月□三日辰時疾終，速回署料理。

雯青看完，彷彿打個焦雷，當著眾人，不免就嚎啕大哭起來。寶廷同眾幕友，大家勸慰，無非是「為國自重」這些套話。雯青要連夜趕回南昌，大家拗不過，只好依從。寶廷自與雯青作別過船，流連了數日，與珠兒趁輪到滬。在滬上領略些洋場風景，就回北京做他的滿洲名士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雯青當日趕回南昌，報了丁憂，朝廷自然另行放人接替。雯青把例行公事料理清楚，帶了家眷，星夜奔喪。回到了蘇州，開喪出殯，整整鬧了兩個月，盡哀盡禮，自不必說。過了百日，出門謝客，還要存問故舊，拜訪姻尚。富貴還鄉，格外要敬恭桑梓，也是雯青一點厚道。只是從那年請假省親以來，已經有□多年不踏故鄉地了。山邱依然，老成凋謝，想著從前鄉先輩馮景亭先生見面時，勉勵的幾句好言語，言猶在耳，而墓木已拱。自己雖因此曉得了些世界大勢，交涉情形，卻尚不能發抒所學，報稱國家，一慰知己於地下，不覺感喟了一回。自古道：「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」你想雯青是熱鬧場中混慣的人，頂冠束帶，是他陶情的器具；拜謁宴會，是他消閑的經論，哪裡耐得這寂寞來！如今守制在家，官場又不便來往，只有個老鄉紳潘勝芝，寓公員效亭，還有個大善士謝山芝，偶然來伴伴熱鬧，你想他苦不苦呢？正是靜極思動，陰盡生陽，就只這一念無聊，勾起了三生宿業，恰正好「素幔張時風絮起，紅絲牽動彩雲飛」。話休煩絮。

卻說雯青在家，好容易捱過了一年。這日正是清明佳節，日麗風和，姑蘇城外，年年例有三節勝會，傾城士女如痴如狂，一條七里山塘，停滿了畫船歌舫，真個靚妝藻野，炫服縵川，好不熱鬧！雯青那日獨自在書房裡，悶悶不樂，卻來了謝山芝。雯青連忙接入。正談間，效亭、勝芝陸續都來了。效亭道：「今天閭門外好熱鬧呀，雯青兄怎樣不想去看看，消遣些兒？」雯青道：「從小玩慣了，如今想來也乏味得很。」勝芝道：「雯青，你□多年沒有鬧這個玩意兒了，如今莫說別的，就是上下塘的風景，也越發繁華，人也出色，幾家有燈船的，裝飾得格外新奇，烹炮亦好。」山芝不待說完，就接口道：「今日兄弟叫了大陳家的船，要想請雯青兄同諸位去熱鬧一天，不知肯賞光嗎？」雯青道：「不過兄弟尚在服中，好象不便。」效亭向山芝作個眼色。山芝道：「我們並不叫局，不過借他船坐坐舒服些，用他菜吃吃適口些，逢場作戲，這有何妨！」勝芝、效亭都攬掇著。雯青想是清局，也無礙大禮，就答應了。一同下船，見船上扎著無數五色的彩球，夾著各色的鮮花，陸離光怪，紙醉金迷；艙裡卻坐著裊裊婷婷花一樣的人兒，抱著琵琶彈哩。效亭走下船來，就哈哈大笑道：「雯兄可給我們拖下水了。」雯青正待說話，山芝忙道：「別聽效亭胡說！這是船主人，我們不能香火趕出和尚，不叫別個局，還是清局一樣。」勝芝道：「不叫局也太殺風景。雯青自己不叫，就是完名全節了，管甚別人。」雯青難卻眾意，想自己又不是真道學，不過為著官體，何苦弄得大家沒趣，也就不言語了。於是大家高興起來，各人都叫了一個局。等局齊，就要開船。那當兒裡，忽然又來了一個客，走進艙來，就招呼雯青。雯青一看，卻是認得的，姓匡，號次芳，名朝鳳，是雯青同衙門的後輩，新近告假回籍的，今日也是山芝約來。過時見名花滿坐，翠繞珠圍，次芳就向眾人道：「大家都有相好，如何老前輩一人向隅！」大家尚未回言，次芳點點頭道：「喔，我曉得了，老前輩是金殿大魁，必須個蕊官榜首，方配得上。待我想一想。」說著，仰仰頭，合合眼，忽怕手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」眾人問：「是誰？」次芳道：「咦，怎麼這個天造地設、門當戶對的女貌郎才，你們倒想不到？」眾人被他鬧糊塗了，雯青倒也聽得呆了。在坐的妓女也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甚藥，正要聽他下文，次芳忽望著窗外一手指著道：「哪，哪，那岸上轎子裡，不是坐著個新科花榜狀元大郎橋巷的傅彩雲走過嗎？」雯青不知怎的聽了「狀元」二字，那頭慢慢回了過去。誰知這頭不回，萬事全休，一回頭時，卻見那轎子裡坐著個□四五歲的不長不短、不肥不瘦的女郎，面如瓜子，臉若桃花，兩條欲蹙不蹙的蛾眉，一雙似開非開的鳳眼，似曾相識，莫道無情，正是說不盡的體態風流，豐姿綽約。雯青一雙眼睛，好像被那頂轎子抓住了，再也拉不回來，心頭不覺小鹿兒撞。說也奇怪，那女郎一見雯青，半面著玻璃窗，目不轉睛地盯在雯青身上。直至轎子走遠看不見，方各罷休。大家看出雯青神往的情形，都暗暗好笑。次芳乘他不防，拍著他肩道：「這本卷子好嗎？」雯青倒嚇一跳。山芝道：「遠觀不如近睹。」就拿一張薛濤箋寫起局票來，吩咐船等一等開，立刻去叫彩雲。雯青此時也沒了主意，由他們鬧，一言不發了。等了好一回，次芳就跳了出來道：「你們快來看狀元夫人呀！」雯青擡頭一望，只見顛巍巍、裊裊的那人兒已經下了轎，兩手扶在一個美麗大姐肩上，慢慢地上船來了。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五洲持節，天家傾繡虎之才；

八月乘槎，海上照驚鴻之采。

不知來者是否彩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